

我的小学语文老师

□南京 熊代厚

我的小学在一个小山坡上,原先上面有一座庙,所以叫庙岗小学,后来把庙拆了,盖了学校。

学校总共有三排灰砖的房子,每排四间。北边一排是办公室,东边和南边两排是教室,中间是操场。操场是泥土的,一到雨天,泥泞不堪。

学校四周有许多树,最多的是白杨,长得很高大,像伸出的一双双大手,把学校拥在里面。

小学三年级前的事记不清了。四年级的时候,教我语文的老师叫刘守富,那时他才高中毕业。

过去乡村小学,教课的基本都是高中毕业生,上过正规师范的少之又少,有的学校基本没有。高中毕业也是了不起的,几个村也没几个人能考上。

那时刘老师还不到20岁,长得蛮帅,棱角分明,头发乌黑。他的脸有些红,上面有不少青春痘。他喜欢笑,笑得很灿烂、很真诚,不曾掩藏什么。他上课比较活泼,大家都很喜欢他。他选我做语文课代表,这样我就多了很多和他接触的机会。

老师办公室里订了几种报纸,其中的《中国少年报》每期连载各种连环画故事,有一段时间连载《哪吒闹海》,我每期都看。

芝麻开花节节高

□南京 生如夏花

7月底回乡下妈妈家,发现路边地里,芝麻开花了。洁白的花朵,像一个个小喇叭,向下开着,如同倒挂金钟,蜜蜂就从喇叭口里飞进飞出采蜜。花朵一节一节向上延伸,一边开一边谢,花谢的地方就会结出一个如一节手指头大小的菱形的绿色果实,不由想起一句谚语:“芝麻开花节节高!”

儿时跟母亲到地里种芝麻的情景再现。午季小麦和油菜地空出来,种芝麻、大豆、玉米、红薯等旱地作物。父亲已经把地整理好了,大块地先用牛耕翻,再把大的土坷垃整理成碎土;小块地就用钉耙锄头整平,撒上基肥后播芝麻种子。芝麻种子细小,像小米粒那么大,水滴状,样子很好看。为了撒种均匀,母亲把细土和芝麻种子拌匀再撒。撒种完毕,母亲会用大扫帚把播种的地面扫一下,为的是让种子均匀落在土坷垃的缝隙里。播种完毕,母亲拿一根竹竿,拴上一个红布条子,吓唬来偷吃芝麻的小鸟。每年芝麻生出来的苗密密麻麻的。太过稀疏的地方,母亲会人为地把稠密的苗拔出,移栽到苗稀的地方,浇一点水以利成活。芝麻出苗后,就需要人工除草了。那时候,还没有土壤封闭芽前除草剂。芝麻种子有两种

每天都盼着放学,放学后其他孩子到田野山边去玩,我迫不及待地到刘老师的办公室里看故事。这样看了一个月,故事才结束。我心中恋恋不舍,盼望着有新的故事。

刘老师因为喜欢我,把他订的报纸让我带回家看。那时候没有课外书,有空的时候,我就把那几张报纸反复看,一直到今天,我还能记得上面的一些内容。

从此,我爱上了读书。五年级时,有一次搞朗诵比赛,刘老师让我代表学校去镇上参加。我是土娃子,普通话不好。镇上的孩子普通话说得很标准,很好听,我心中胆怯,不想去。

刘老师鼓励我:普通话好的不多,就算镇上的孩子好,拿第一名,你还可以拿个第二名嘛,锻炼一下自己,比拿名次更重要。

我鼓着劲参加了,朗诵一首什么诗记不清了,只记得一上台,看到下面全是黑压压的脑袋,非常紧张,竟忘了词,好半天说不出一个字,站在台上发愣,头上直冒汗,心跳得快到嗓子眼。

刘老师坐在第一排,看我啥也想不起来,赶紧给我递上了稿子,我糊里糊涂地照着稿子念完,逃了下来。

结果是啥奖也没得到,我都不敢看刘老师一眼。

但刘老师并没有责怪我半句,他摸摸我的头,说:“没事,第一次都这样,后面就

颜色,一种白色,一种黑色。通常白芝麻出油率高,种的人多一些,可以换小磨麻油;种黑芝麻多是为了食用。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,人们相信吃什么补什么。

六七月阳光灿烂,雨水充沛,芝麻苗一天一个变化,不经意间,齐刷刷开出一色洁白可爱的小喇叭花。绿色的芝麻茎秆亭亭玉立,一枝独秀,叶片狭长清秀,茎秆上缀满了洁白的小喇叭花,整齐一片,远远望去,有一种无声低调含蓄的美。

到了秋天,芝麻成熟了,母亲早晨把芝麻割倒捆成小捆,用板车运到家门口的稻场上,把三五捆芝麻立在一起晒干。等芝麻的果实张开小嘴裂开的时候,母亲拿一个大木盆,把小捆芝麻头朝下放进盆里,用棒槌轻轻一敲,那些芝麻便纷纷掉落盆中。母亲捡去枯叶,筛干净晾晒好,拿去卖了换成钱补贴家用,偶尔会去油坊换成小磨麻油,用玻璃瓶装好带回来慢慢食用。儿时,因为有了小磨麻油的醇香,生活有了无穷的关于美味的回忆。

因为芝麻总是从下往上开花的,所以用以形容人们步步高升,如今我们的生活真的如芝麻,“开花节节高”。

搁在椅子上再掏钥匙。没有人知道修好它的人是谁。它就放在那里,像一个不起眼的驿站,偶尔有人坐上去,歇一歇,又起身离开。有一回,看见一个年轻人蹲在楼道口,正往椅腿底下垫一块新胶皮。我没有上前问他,也没有打听他是谁。

如今,那把椅子还在。椅背上的“林”字已经模糊了,认识它的人已经不多了。但椅子还在,每天有人坐,每天有人经过。它不说话,也不离开。整栋楼的人都在替一个早已离开的人,坐在他曾经坐过的地方。

那把椅子没有被扔掉,也没有被遗忘,它只是换了一个位置,继续等。等有人需要坐下来歇一歇,等风从楼道口吹进来。

好了!”

虽然那次很失败,但我从此爱上了朗诵,只是普通话至今也不标准。

朗诵的材料一般是诗,我因而爱上诗歌,播下了文学的第一粒种子。

刘老师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比较深:他让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,抄一些好词好句。

我当时有一个紫色塑料封皮的本子,半年时间,我抄得密密麻麻的,从单个的好词,到好句,到整个段落,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。有一篇抄的是夕阳下的校园,其中有一个词叫“绛紫”,说太阳落山时,绛紫色的光芒照到校园的墙上。

那个小摘抄本我保存了很多年。工作后,我坚持让我的学生做摘抄,每天一张小卡片,还可以在上面画点什么,做些点缀。

鲁迅提倡“随便翻翻”,做成的卡片可以让我们随手翻翻,这对于写作是大有裨益的,甚至是必不可少的。
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如果肚子里什么货都没有,怎么可能写好作文呢?没有丰富的素材积累,所谓的写作指导都是空谈。一个语文老师,教会学生读书,帮他养成积累素材的习惯,比什么样的技法指导都管用。

一个老师,教给学生多少知识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一份开启、一份引领。刘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好老师。

青石街1690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医者仁心

□南京 刘健

天有不测风云,我八十多岁了,这话算是深有体会。

今年五月,眼睛开始闹别扭,时好时坏,跑了三趟医院,都说是白内障,我便没太放在心上。谁想六月里陡然加重,医生说是急性青光眼合并白内障,再不处理,视神经损伤不可逆。

手术一周后出院,以为最难的时候过去了,哪知真正的难题才刚开头。术后一个半月,每天要点七种眼药,顺序、间隔、剂量都马虎不得,稍有差池,青光眼就可能急性发作。我独居多年,女儿原来每天下班来照料,偏巧她自己也摔成了骨折,躺在另一家医院里自顾不暇。七种药摆在桌上,花花绿绿一小片,我戴着老花镜也常拿混。有天傍晚,我对着药瓶发愣,心头一阵慌,便拨通了仅有一面之缘的孙洁医生的电话——她是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的眼科医生,之前会诊时照过面,留了号码,我本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。

电话那头,孙医生听完,没多犹豫,只说:“我上班顺路,每天来给您点吧。”她说得极轻巧,仿佛真是顺手的事。可我心里明白,从医院到我家,哪有什么“顺路”可言。

从那天起,大半个月了,无论是37℃的高温蒸得柏油路发软,还是突如其来的暴雨浇透街巷,她一天四次上门:上班前一次,午休一次,下班后一次,晚上八点一次。从未间断。她牺牲的是自己吃饭、歇脚、陪幼子的时光,却从无一句怨言。每次来,一边娴熟地滴药一边笑着宽慰我:“老爷子,出血点从四个变三个、两个、一个了,恢复得很好。”我情绪低落时,她轻拍我的后背:“别担心,以后正常走路不成问题。”

如今眼水肿渐消,视力也在缓步回升,而孙医生依旧日日登门。我很感激但又无以回报,是这份非亲非故的守护,温暖了我的暮年时光。

医者仁心,原是落在这些细碎的日子里,药水滴进眼中,也滴进心里。

这片海

□盐城 陈卫中

潮水刚刚退去,早已卷起裤脚的游客,迫不及待冲向滩涂。小艇静静停靠在码头边,老葛正在艇上埋头整理着钓具,他要为11点钟的出海垂钓做好最后准备。

乘他的小艇海钓过几次,我和老葛成了朋友。

老葛家在海山村,三面环山,一面向海。村里每户人家都有渔船,世代靠捕鱼为生。离村庄不过一公里的这片滩涂,弯弯的像下弦月,有个诗意的名字叫“月亮湾”。

十年前,老葛跟着父亲出海捕鱼,整年在海上漂,靠海吃饭。“以前出海一趟,能捕到一千多斤鱼虾,稳稳的。后来,一年不如一年,少的时候只能捕到一两百斤,连船烧油的钱都挣不回来。”老葛说,“村里人都觉得海上捕鱼看不到希望,可是离开了船,又能干什么呢?”

机会来了,一条公路把小渔村和外面世界联通了起来。早先的一条砂石路,七弯八拐地绕山进村,颠得人骨头疼。2015年省道改扩建,隧道打通,柏油马路一直铺到了村子口。

路一通,人就来了。“月亮湾”成了滨海旅游的热点,海山村渐渐有了名气。看准了时机,老葛决定“洗脚上岸”。当年,他一咬牙,花20多万元买了一条快艇,做起休闲海钓。“海上漂了二十多年,这一片海域我熟。什么潮水、什么流向、鱼儿在哪,闭着眼睛我都能一清二楚。”老葛充满自信。

海上捕鱼,老葛有的是经验。海钓,他只听说过,看都没看过。为了把生意做起来,他得从头学起。钓什么鱼,用什么钩,钓多大鱼,用多粗的钓线,什么级别的钓客,用什么钓竿,这里面全是学问。出海钓鱼是享受,不能饿着肚子,需要准备什么食品、什么饮料,都得考虑周全。海上安全,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,救生用具必须配齐。老葛一样一样学习,一点一点琢磨。好在他有海捕的底子,又有灵活的脑袋,还有比蜜甜的嘴巴,没两个月,他就把钓客服务得舒舒服服。

刚开始那几年,找他海钓的游客并不多,一年营收不足十万。老葛没有退却,他相信,万事开头难,熬过几年,生意一定会慢慢地好起来。

2020年,“黄金海岸”全线贯通,海山村的滨海旅游迎来大爆发。老葛的休闲海钓,立马成了亲海热点项目,节假日期间出海还须提前半个月预订。“现在,一年能挣30多万。”老葛笑着说,“我还想添一艘二类快艇,扩大海钓范围。”

从自己驾船出海捕鱼,到服务钓客出海钓鱼;从丰富别人的餐桌,到帮人享受大海,老葛说自己像是换了个活法。和他一起闲坐喝茶,他感叹:“那个时候,我的世界就是一条渔船。现在不一样了,海大得很,舞台也大得很。”

去年,老葛拆掉了自家的老屋,建起了一幢四层小楼。楼大,人少,他和妻子商量,将上面二层开了民宿,由妻子打理。位置好,价格公道,还能品尝到应时小海鲜,民宿的生意红红火火。

“过去是捕鱼吃海,现在不捕鱼也吃海。”老葛说,“生在海边,靠海吃海,这片海还要吃出新花样。”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